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十回 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

詩曰： 跬步之中有戈矛，小人之中有君子。  
神蛟失水欲張羅，野豕突籬咸嚙指。  
一介村夫胡不驚，周旋甘以身為市。  
夫寧為私不畏公，詢是士為知己死。

話說王驃騎領了聖旨，將馬軍五百分為二處，自領二百五□軍，逕出北門，另委部下家將盧德鄰，領二百五□軍，奔出西門，分頭追趕。再說各郡府縣官員見了上司批文，奉聖旨追捕逃僧一員林太空，係謗君重犯，□分緊急，即忙發下六街三市，各村里保鄉正，捱查捕捉，如風火一般搜捕將來。這江寧縣乃建康所屬縣分，縣尹祝鵬聞知此事，心下慌張，當堂點委緝捕使臣巡兵民壯，至京都內外遍處捱查，不拘庶民官宦，國戚皇親，庵觀寺院，捱家搜捉。果然是山搖地動，鬼哭神愁，惱得滿城百姓，遍村人戶，不安生理。但見：

做公的成行逐隊，手內拿器械麻繩；傳令的快馬如飛，一路上鳴鑼擊鼓。家家搜檢，那管臥房內室，逕入來揭帳翻床；戶戶捱查，縱是宦族富家，也要去敲門擊戶。睜著眼到處行兇，倚著勢隨方嚇詐。中意的飲酒食肉，起身時還索鈔取錢；拂意的擄袖揮拳，動口處是窩家賊黨。攪得六家沒火種，都來四境不平安。

再說林澹然被李秀苦苦留住在家，雖然坐在房裏，心下憂驚不決。侵晨捱到午，午捱到晚，度日如年。只聽沸沸地門外有人捱查尋究，軍馬之聲，喧嚷不絕。林澹然如坐針氈，□分憂悶。忽見李秀奔入房中，連聲道：「恩爺，禍事了！朝廷頒下聖旨，附近郡縣村坊市鎮，張掛榜文，限三日內，務要尋獲爺爺投獻，窩藏者全家處斬。又差王驃騎帶領鐵甲軍五百，四散追趕，半日之間，何止三五起人搜尋過去。事已至急，爺爺暫且在簞子內藏躲，待後再尋活路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已分定一死，奈何貽累足下一家耽驚受怕，怎生是好！」李秀道：「且不要講這話。」急忙撬開石板，點了燈，林澹然走入裏邊，李秀拿些乾糧餅食，付與澹然充飢，依舊將石板蓋上，移過大廚，放在上面。一連兩晝夜，不住的有人闖入李秀前後房屋搜檢。

自古說：「官無三日緊。」這各處官吏巡捕軍兵，一連辛苦了兩晝夜，人人疲倦，個個懈弛，也不比在前緊急了。這王驃騎兩處人馬，皆渡大江，一枝往和州追趕，一枝往揚州進發，一晝夜馬不停蹄，追上三百餘里，不見一些蹤跡，只得收回軍馬，進朝覆旨待罪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李秀酒店中，新換了一個酒生，姓陳，小名阿保，做人狡猾不端。從進店之後，便偷摸物件，況又躲懶貪嘴，被李秀搶白了數場。當日因店內缺少酒藥，李秀取一二□貫錢，令陳阿保進城去買酒藥。陳阿保喫了早飯，馱了一隻舊袋，取路進城。行到通濟門邊，覺得有些倦了，就在城門側首一條石凳上坐了，歇一歇力。有兩個賣草鞋的後生，也坐在石塊上閑講，一個道：「我今日偏不利市，自早到午了，草鞋一雙也未賣去，好生煩惱。」這一個答道：「大哥，正是偏不湊巧，甚難脫手，卻也惱人情緒。仔細想起來，我與老哥賣這些草鞋，止好度日，怎的得個出頭日子？」那一個道：「沒干。自古說得好，屣屣的不喫跌，八字腳捉定的。我和老兄命合貧窮，只索苦守罷了。」這個道：「目今有一場大富貴，只是你我沒福。」那個笑道：「大哥又來笑話，那裏有甚麼大富貴輪得到我們。」這個道：「你原來不知，如今妙相寺裏逃走了副住持林太空，各門張掛榜文，講有人曉得林太空投獻者，官給賞銀三百兩。我思量怎地待我撞得林和尚獻官，這三百兩卻不是我的了？」那個道：「你我有這樣造化，不賣草鞋了，只好做夢。」二人大笑。

陳阿保細細聽得明白，起身提了叉袋，到舖中買了酒藥，取路出城回家。一面走，一面心裏暗想道：「我替人家做酒生理，起早落夜，終日勞碌，喫的是粗茶淡飯，一日所得工錢幾何，那裏討得幾百兩銀子的快活？我想日前那胖大和尚夜深沽酒，主人一見，就叫他是林住持。散了賭場，令我先睡，和小韓邀他入內室講甚麼鍾守淨，這不是林太空是誰？決與主人有親，將他藏匿在家。叵耐主人無理，常常欺罵，我不如趁這機會，往縣裏首告，把這廝且去受些刑法，我使得這三百兩雪花銀子，娶一個標緻渾家，買一所齊整房子，置幾□畝好田地花園，討幾個丫鬟小使，終日風流，一生快活，豈不樂哉？煞強似在這裏僱工受苦。」又算計道：「且住，我如今就去縣裏首告何如？倘或林和尚走了去時，豈不害煞阿保？不如去與姐夫酌量，先著一個守住了這廝，然後去出首，方纔這三百兩是穩穩的。」一頭走路，一頭忖度，不覺行至店門首，口裏兀自喃喃的自講自道。李秀看見，問道：「阿保，你回來了，口裏念誦甚麼鬼話？」陳阿保方纔省悟，忙應道：「不不不，我自算酒藥帳。」走入店裏，將酒藥算明，進與李秀。李秀收了道：「你飢渴了，快去喫些酒飯。」陳阿保進側房喫酒飯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妄想錢財意不良，自言自語張惶惶。  
若非李秀機關巧，俠士何由入魏疆。

李秀終是個機巧的人，雖然一時窩藏林澹然在家，心中時時擔著血海干係，凡一應來往的人，俱留心察言觀色，以妨漏泄。這陳阿保心下有了三百兩銀子打攪，一刻也把持不定，喫罷酒飯，即站立門首呆想。面皮變色。李秀故意把些閑話挑撥他，陳阿保口雖答應，卻是半吞半吐，有前沒後。李秀心下甚是疑惑，一面門前做著交易，一面款住陳阿保，不放他走開。捱到天晚，燙了幾壺好酒，切了一盤熟牛肉，上了門扇，叫陳阿保到後邊房裏，坐下飲酒。陳阿保道：「今日為何叨主人盛設？」李秀道：「你且喫酒，有一樁心腹事，要和你商議，特意請你酌一杯。」

陳阿保又喫了幾碗，問道：「主人委實有甚麼事分付小人？講明了喫得下。」李秀道：「你今日進城買酒藥，可聽得有甚新聞異事麼？」陳阿保暗想道：「這廝問我甚的新聞，必有緣故，不如將機就機，把幾句言語試探他，看他如何回答。」即應道：「別無甚麼新聞，但主人藏留那夜買酒的和尚在家，甚是干係。日前止見巡捕捱查，不知道有甚賞銀。今日小人進城，聞人傳說，有人拿得林和尚者，官給賞銀三百兩。我也有些不信，想官府要這住持得緊，故將此言哄人，若見了林住持時，又捨不得三百兩了。」李秀綽口道：「怎的哄人？血灑灑榜文各門張掛，有了林住持，自然當官領賞。今正為這三百兩銀子，與你計議。那夜林太空買酒之時，我已認定他了。他告訴逃奔一事，我想是朝廷重犯，故假意款留住了，希圖一場富貴，奈無心腹之人可以行事，故此躊躇不決。」陳阿保此時已有幾分酒意，不覺笑道：「不瞞主人講，小人初意正欲首告林太空出來，請受那賞錢享用，但恐連累主人，因此不敢發動，不期主人先有此心。」李秀拍手笑道：「我不為此銀子，留這林和尚在此何用？我和你明早同去出首，領的賞銀，我得七分，你得三分。」陳阿保道：「若主翁肯挈帶小人時，得來賞銀，任憑分派，小人焉敢討論。」李秀道：「既與你同行出首，財帛必要分明。我留養著他，該得二百兩，你得一百兩，方見公道。但此事切要機密，不可洩露。」陳阿保道：「主人分付，焉敢漏泄。」

二人又喫了數壺酒，陳阿保被李秀灌得大醉，斜倒在桑木凳上，齁齁的睡著了。李秀用繩索縛住了手腳，將房門鎖上，忙進臥房，移開廚，撥過石板，跳下簞子裏，見林澹然細道其事。又道：「這廝被我將酒灌醉了，鎖在房內，特來和爺爺酌議。」林澹然嘆氣道：「事已到頭，亦難迴避。」李秀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小人先把這狗男女殺了，爺爺另生計較，脫離此處便了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這一場禍患，皆由前生種成罪孽，今世領受。俺今生死聽天，大數由命，豈可妄害他人性命？煩足下與尊聞整頓些乾糧，待夜闌人靜，俺只索離此遠去。惟慮難脫虎口，這也聽其自然，若稍遲緩，立刻必遭大禍，連你一家送了性命。」李秀忽然垂下淚來道：「小人只是捨不得恩人遠去，便是我一家受害，亦所甘心情願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不然，害了你一家，仍救俺不得，彼此受累，有何益哉？或者脫得此難，日後還有相見之期，也未可知。若不放俺去時，畢竟你俺皆遭羅網，那時悔之無及。俺卻罷了，你須無

辜，何苦何苦！」有詩為證：

要出天羅地網，怎辭宿水饜風。  
騏驥豈拘鶻檻，鳳鸞肯鎖鶻籠？

李秀拭淚，轉入廚房，和渾家安排炊餅乾糕果食之類，盛貯一袋。卻纔齊備，又早三更天氣。林澹然問李秀取了一方皂帕包了頭，帕上又戴一頂矮檐黑色氈帽，身上著一領青布道袍，腳下穿一雙軟底布鞋，飽饜酒飯，提了禪杖，背了包裹，辭別李秀。李秀送到門前，再三囑付：「路上小心，前途保重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感承厚情，他日再圖相見。」李秀又不敢送遠，二人在門首揮淚而別。

有詩為證：

執手臨歧淚滿襟，感恩報德諾千金。  
村夫反有英豪志，愧殺忘恩負義人。

且說林澹然夜深逃難，取路望西北而行。此是鄉村僻地，又無月色星光，顧不得腳步高低，忙忙地走了半夜。漸漸城樓鼓罷，野寺鐘鳴，又早天色將曙。林澹然欲尋一個藏身的去處，待至天晚再行。轉進山弄，遠遠望見一夥樵夫，三三兩兩，口裏唱著歌兒，都上山來砍柴。林澹然不敢行動，將身閃入山崗之下，讓那樵夫過去。忽見一座破窠，澹然想道：「在此可以安身。」低頭走入，放下包裹禪杖，揀一塊沒草處坐了。打開包裹，取些乾糧喫了，鋪開衣服，在地上權睡。直到夜靜，依舊取路而行。

再說李秀送林澹然出門之後，心中怏怏不樂，和渾家商量道：「林長老雖然去了，陳阿保這廝怎生發付他？欲待殺了，又恐惹禍；不殺時，酒醒後聲揚起來，難免這場爭鬧，怎麼是了？」渾家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講這殺人的話。如今林長老已去，看這廝醒來怎的講。便出首到官，差人搜捕，又無本犯，可以廝賴。那時還要問他一個捏情虛詐的罪哩，怕他怎地！」李秀聽了渾家言語，執燈開了側屋，輕輕將陳阿保繩索解了，自收拾和渾家回房歇息。

這陳阿保被酒灌醉，一覺睡著了，從凳上滾落地下。直到天色微明，看看酒醒，覺得身上隱隱的寒冷，手腳有些麻木。將手摸一摸，卻睡在地上。口裏道：「卻不作怪！」雙手將眼睛擦了幾下，一骨碌爬起看時，乃是桑木凳邊。自怨道：「昨晚為何喫醉了，卻睡在這裏？」坐在凳上，呆呆地思想。猛見側門開處，李秀蓬著頭，走出來叫道：「小陳，怎地不做生活，在這裏閑坐？」陳阿保笑道：「昨晚擾了主人好酒，只顧貪杯，喫得沉醉，適纔酒醒起來，方知在地上睡了一夜。主人昨晚講的心事如何？」李秀笑道：「你真醉了，昨晚講甚心事？」陳阿保道：「主人休要取笑，昨晚計議的事情，止隔一夜，豈就忘了？」李秀道：「是甚麼事？」陳阿保笑道：「小人醉了，主人不醉，為何顛倒問我？就是出首林和尚這一樁事。」李秀睜著眼道：「林和尚在何處？甚時和你商議？你敢搜得出來麼？你這油嘴蠹材，昨日喫了餓酒，今日反來我跟前搗鬼。」

陳阿保聽罷，氣得眼中火爆，喊道：「明明地和你商量了一個黃昏，今日推響妝啞，遮掩胡謔。眼見得你放他走了，把這活現的三百兩銀子脫下海去了。氣殺我也，如今和你不得干休！」李秀罵道：「我把你這不識高低、不知進退的蠢牛，敢在我跟前撒潑放刁！如今且不和你對口，你只要尋出林和尚來，就是三百兩銀子。」陳阿保罵道：「騙賊，分明昨夜將我哄醉，放這禿驢走了，這是你的奸計，放走了人，好對我廝賴，我如今死活畢竟要你個明白。」李秀道：「放你娘屁，有甚明白！」即伸手將阿保照臉打一箇滿天星。陳阿保激怒，一頭撞將人來，李秀側身閃過。陳阿保又復趕進一步，李秀將手劈胸擋住。陳阿保揮拳劈面打來。李秀隔開，將右腳挑入陳阿保褲襠，右手將衣襟一扯，這喚做順手牽羊，將阿保撲的跌了一個狗喫屎，李秀揮拳打下。外面鄰居莊客並過往的人，聽得這裏邊喧嚷，一同趕進來看，將李秀勸住了。陳阿保爬起來，一直往外跑了，口裏喊叫道：「天大一件事，你倒放了去，白白的沒我三百兩賞錢，反要行兇打我！」眾人方知林澹然躲在李秀家裏。內中為好的鄰友，扯住陳阿保的手，勸他住口，那裏掩得他的口住，在門前橫跳八尺，豎跳一丈，只顧嚷叫。來往看的人，哄做一團。有詩為證：

閉口深藏舌，安身處處牢。  
只因言不忍，惹出禍根苗。

卻驚動了一起緝捕公人，為因江寧縣知縣祝鵬差委緝捕這林澹然不著，被本縣兩日一比卯，數日間，眾人受了許多限責。為頭一人姓刁，名應祥，也是個積年有名的緝捕。手下管轄六七班眼明手快公人，各村鄉市鎮，古寺深山，分頭追覓。正在沒做理會處，當日領著這一班人，卻好打從李秀門首經過，見一夥人在那裏打哄爭鬧，都立住了腳。近前察聽，只見一人披頭散髮，指手畫腳的喊叫，口裏不住的恨說沒了三百兩銀子。刁應祥諒得有些腳手，分開眾人，向前將陳阿保捉住。問道：「你這蠻子，口裏講甚三百兩賞錢，好好對我實講，饒了你。不然，送到縣中去。」陳阿保將李秀收留林澹然，因我要出首，賺醉放逃相打的事，說了一遍。刁應祥聽罷，取麻繩將陳阿保縛了，交與公人，自卻趕入李秀家裏。李秀正出門來分辯，劈頭相撞，刁應祥動手也將繩索縛了。這些勸鬧和閑看的人，見勢頭不好，俱各四散走了。

刁應祥帶著李秀陳阿保，逕到江寧縣裏來，就如拾得珍寶一般。李秀卻也有些心慌，口裏還硬，一路嚷道：「僱工人打家主，該得何罪？反把這沒影的事刁我，不要慌，到官和你分說。」一霎時已到城內，齊擁到縣中，正值縣尹陞堂。刁應祥先進堂上稟道：「小人領老爺鈞牒，比限捉拿逃僧林太空，今日打從雞嘴鎮北山坳裏緝訪，偶見一夥人喧嚷，小人向前探聽，乃是一個酒生，為家主放走了甚麼和尚，沒了三百兩賞銀。根究起來，酒保說家主李秀收藏林和尚，用計放走了等語。小的擒拿二人到縣，聽候老爺詳審，便知端的。」

祝鵬聽罷，分歡喜，笑道：「這場大功，是你成了。快帶進來。」刁應祥將二人帶到廳上，祝鵬叫將李秀帶下去，陳阿保跪上來。李秀跪在廳下，陳阿保跪在案桌前。祝鵬細細審問，陳阿保將李秀窩藏林澹然的根由，一一說明。祝鵬再叫帶李秀上來，怒道：「世上有你這一大膽潑皮。那林澹然是奉聖旨擒拿的重犯，你焉敢擅自窩藏在家？如今縱從何處去了？好好從實供招，免受重刑。」李秀道：「這話卻都是陳阿保捏造出來誣害小人的。當初是小人晦氣，僱這廝在店做酒，不想日逐偷盜，又將酒做壞了，屢被小人責罵，因此記恨在心。昨日又將小人酒缸打破，故早間和他爭論幾句，他反恃強毆打小人。小人說僱工人毆家主，律有明條，畢竟要告官懲治。他情知理虧，難以對理，故把這一樁沒影大事誣陷小人，有何指實？乞爺爺明鏡，電察冤枉。」祝鵬道：「我跟前尚要花嘴強辯。你道無據，他打你可曾有傷證麼？不動刑法，如何肯招！」叫左右夾起來。兩班公人一齊向前，施動夾棍，將李秀雙足夾起。李秀連聲叫屈，不肯招認。帶來棍又打三三板，打得皮開肉綻，血流滿地，只是不招。祝鵬叫將李秀連陳阿保暫且收監，好生看管，晚堂再問。退入後堂，令人叫刁應祥進衙，分付帶兩個公人，逕往李秀家裏去拘他妻子，速來見我，不可洩露遲誤。

刁應祥領火牌，飛星奔到李秀家內，將渾家秦氏鎖了，進縣衙回覆。祝鵬隨即陞堂。秦氏跪下，祝鵬叫左右取那重刑具過來，大喝道：「這婦人，你丈夫窩藏林澹然和尚在家，俱已招明，說有百餘兩贓銀，是你藏匿，特地叫你對證。好好從實講來，便不傷你，不然，一體治罪。」秦氏道：「婦人夫妻二人，靠賣酒度日，不曾留甚和尚，也沒有甚銀兩。婦人不知。」祝鵬怒道：「你這刁鑽潑婦，丈夫一筆供招，你反扯賴。」叫拶起來。左右將秦氏雙手抄起。終是女人家捱不得痛苦，纔收拶，就疼得淚流昏暈，只得招成道：「收藏林和尚是實，百兩銀子是虛。」祝鵬笑道：「你且講為甚緣故藏匿著他，看你說得實否，若有虛言，再加刑法。」秦氏哭道：「林和尚原與丈夫有舊，因避難至婦人家裏，丈夫推他不去，沒奈何暫且容留。昨夜因陳阿保要行首告，丈夫乘黑夜打發他去了。若問百兩贓銀，藏于何處，實是屈情。」

祝鵬依秦氏口詞，細細寫錄明白，令監裏帶出李秀陳阿保來。李秀一見渾家跪在堂上，心下大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這一條性命，斷送在這婦人口裏。早知昨夜不要聽他言語，將陳阿保殺了，今日決無這場大禍。」只得叩堂跪下。祝鵬喝道：「李秀，這婦人是你何人？」李秀答道：「是小人妻子。」祝鵬笑道：「你這刁徒，昨夜放林澹然何處去了？你妻子俱已招成，這番如何抵賴。」李秀低頭招認道：「青天爺爺在上，小人死罪難逃。但林澹然昨夜逃竄，小人不知去向。」祝鵬道既已供招，喝左右又打三三板。

喚該房書吏分付道：「這是朝廷重犯，不比尋常。取具招由，疊成文卷，爾等用心，不可有誤。」令取一面長枷，將李秀枷了收監。秦氏陳阿保，俱發外監。

次日五更，祝鵬進朝面駕。武帝道：「妙相寺林和尚犯罪逃竄，朕有旨大索，著該衙門嚴緝。今已數日，如何並無回奏？似此單身和尚，從禁城中逃出，兀自捕捉不著，倘僻野地面，崇山海島，峻險去處，盜賊生發，何以勦滅？從今日始，各衙門俱要用心搜捕。七日後再無消息，皆住俸問罪。擒得此犯者，與獲敵同功，連升重用。」眾臣面面相覷。班中走出一臣，執簡當胸，俯伏殿下，奏道：「臣乃建康府江寧縣知縣祝鵬，特為林太空一事，啟奏陛下。」武帝道：「敢是卿擒得林太空來？」祝鵬奏道：「此犯雖未現獲，臣已知其蹤跡。昨有鄉民陳阿保首告店主李秀，窩藏林僧在家，因阿保欲行出首，李秀故放逃竄去了。臣拘李秀拷問，俱已招成，今將首人窩犯，俱下獄中。臣諒林太空逃去不遠，若差老成緝捕，督領會事公人四方追擒，必然可獲。不敢自專，伏乞聖裁。」武帝道：「卿既知其蹤，就委卿差撥能事人，必須于關津要路仔細盤詰，從東魏去的路，急追勿失。卿能捕得此僧，即加爾為侍中大夫。李秀等罪犯，照旨施行。」祝鵬叩頭領旨。又一大臣出班，乃是大司寇陳慶文，奏道：「臣奉聖旨，勘問晉陵郡丞丘吉妄薦野僧，忤觸聖駕。本宜治以重罪，姑念為國之心，一時錯舉，實無交結私情。謹擬削職為民，伏候天斷。」武帝道：「既非同謀，依卿所奏。」陳慶文謝恩而退。又著中書省官，頒旨三道，差武士飛馬馳驛，趕至近魏邊界，敕守關總制等官，欽遵謹守關隘，盤詰奸細。凡一應遊僧野道，俱要嚴加搜檢，勿致漏脫，取罪不赦。眾武士領旨出朝，各自分頭飛馬去了。

再說祝鵬回縣欽遵聖旨，將秦氏陳阿保放回。應領賞銀，待捉獲逃僧之日，另行給發。李秀問成大辟，上了鐐扭，監禁獄中。當晚僉押牌票，次早拘集人役，點起二百名軍兵，又選二名積年能事了得的公人，刁應祥為頭，外給一匹快馬，帶領人眾，離皇城取路望西北而進。一面追趕，一面搜尋，一路張掛榜文，真個是海沸山搖。遍處傳說林和尚有了窩主，事露在逃，凡西北一帶郡縣地方，關防愈加嚴緊。

這林澹然自從別了李秀，在破寨中躲了一日，至晚又行。一路歷盡艱辛，日間藏躲古寺深山，鄉村僻野之處，黑夜行路。一連奔馳了四五夜，奈是黑夜行走不便，故此遲滯，不能遠遁。此際乾糧已完，當日卻又夜行，乘著月色趕路。心裏暗想：「如今抄路而來，幸喜荒野之地，可以行走。再往前進，卻是城郭去處了，怎地閃得過去！」心下十分煩惱。行不上餘里，早是二更天氣。一路俱是山弄，兩邊茅草過人，單身獨行，甚是淒楚。看看走出山弄來，又是一座大嶺，生得險峻。林澹然嗟嘆道：「前生造甚冤孽，今世受這般苦楚。你看峻嶺高山，好怕人也！」但見：

巍巍崗嶺，滾滾塵沙。滿山怪石插狼牙，遍地亂峰排劍戟。雖然有路，滑撻撻陡壁難行；四顧無人，靜悄悄神仙也怕。蕭蕭削面，一天風露逼人寒；颯颯驚心，四下松杉遮眼暗。走一步倒退一步，渾身戰栗不能升；上一層又是一層，滿目淒涼無處歇。深草內蟲聲唧唧，僻坳裏鬼哭啾啾。黑中又怕虎狼侵，腳下常憂蛇蠍咬。

正行之間，不覺雙腳被物一絆，跌倒地上，禪杖拋在半邊。急待掙扎，只聽得銅鈴響處，兩邊山坳裏走出五六個大漢來，將林澹然捉住，用索縛了。一個大漢拾了禪杖，一個奪了包裹，這三四個吆吆喝喝，一齊笑道：「今日卻造化，得這一頭行貨，必有重賞。」將林澹然橫拖倒扯，一直推上嶺來。澹然嘆口氣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不如自去投到，便喫了一刀，也得個清白之名。今日如何死於此處！」正是：

纔脫得虎穴龍潭，又遇著天羅地網。

不知林澹然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